

武侠新力量排行榜

韩云波 主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侠新力量排行榜 / 韩云波主编. 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6.4

ISBN 7-5317-1935-5

I.武... II.韩... III.侠义小说 - 文学评论 - 中国
IV.I207.4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4471 号

武侠新力量排行榜

WuXia XinLiLiang PaiHangBang

主 编 / 韩云波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于祺盛
装帧设计 / 闫薇薇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京市宇海印刷厂
开 本 / 710 × 1050 1/16
印 张 / 20
字 数 / 450 千
版 次 /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29.80 元
书 号 / ISBN 7-5317-1935-5/I · 1784

序

这本书总共选取了12位作家的作品，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大陆新武侠的前沿作家，其作品大多具有较为独立的风格特色。

大陆新武侠之所以能够独立成就一个武侠时代，是因为它和以金、梁、古、温、黄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。简单地说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确证：

第一个方面是思想内容，也就是侠义人物的意识、情感和侠义道德的内涵。

金庸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为郭靖定义的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成了港台新武侠的标志，即使后人有所变易，但大致仍不出其范围。如古龙不再涉足历史政治，但他强调平息江湖浩劫，仍然是“为国为民”的路子。再如黄易强调尊重历史，温瑞安强调侠在政治夹缝中的生存，无一不是以“国家大局”为重。可以说，港台新武侠作品是以宏大叙事为主，虽然金庸口口声声说要表现人性，但他真正关心的个人的生活毋宁说是群体的权利。那么，大陆新武侠显然在这方面颇有不同，我把这新一代的武侠精神称之为“自由——正义联合体”，更加强调个人的权利，因为只有个体有了权利，才会有群体的民主。就本书所选的作品来看，符合金氏宏大叙事原则的，只有《钗头凤》和《唐门后传》两篇。而像《碧落》、《蜀道闻铃》、《凉秋》等，主要写的是个体的情感与生活。当然，更多的作品，还是沿袭了武侠小说历久以来的传统，是关于锄强扶弱、灭奸扬忠的好看的故事，在其中更多地强调着故事本身的趣味。而这同样构成了对港台新武侠意趣的消解，李亮和小椋常常都有些异趣的表现，《刺》和《妖杀》就是如此；丽端和萧拂在营造情节的同时，显然也非常关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，《逝水残歌》和《随侯珠》都颇有些悲怆，而小说里的非正面人物如许清扬和龙在天也都很难说就是“反面”。总之，就思想意识而言，大陆新武侠都远比港台新武侠更加复杂，这种复杂同时造成了大陆新武侠的好看。

第二个方面是艺术特点，也就是作品的审美风貌。

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没有地位，1966年，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对金、梁二人的武侠小说和西方文学等作了对比，而金庸在其短短的回答文章中则仍然只是自称“一个讲故事的人”，他似乎对武侠小说的文体地位还没有太大把握。直到1994年，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说金庸小说是“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”，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将金庸列入20世纪中国文学十大小说大师，武侠小说才开始在品位上可以被作为“文学”看待。然而，港台新武侠已经成了一个过去的时代，虽然温瑞安等人那里也有许多新的审美追求，但这整个时代缺乏审美的自觉意识。大陆新武侠一方面是一个新的创造，一方面也是港台新武侠的薪火承传，它继承了港台新武侠的成功经验，融入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中，置于当代文化的审美氛围，这就是大陆新武侠的新的创造。本书所选的12篇作品，每一篇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貌，从艺术上说，每一篇都是有特色的文学作品。虽然思想内容上各有不同，但语言、意境、风格等艺术上的追求却都是精益求精。

如果说思想意识的东西主要还只是渐变，那么审美意识的东西在大陆新武侠这里就成了飞跃。《刺》和《妖杀》有很好的节奏感，不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的新感觉派；《蜀道闻铃》和《碧落》是柔柔的，绚目而清丽，江湖的杀戮与生死，仿佛都成了遥远的梦，一切都归于造化的青山绿水，这可以和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小说相媲美；《金缕曲》和《随侯珠》则在叙述方式上有新的创造，线索设置上都有一点儿“复调”的意味，但又融进了中国古典的审美情怀等等。

第三个方面是文化内涵，也就是作品的文化背景。

任何一种文学形态，都必然地会受到它所处的文化时代的影响。港台新武侠时代的全球化浪潮是民族独立，大陆新武侠时代的全球化浪潮是和平与发展，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，形成了两种武侠形态的差异。在民族独立背景下，金庸小说表现了韦小宝式的后殖民戏谑与焦虑，中国传统文化被当成一种欣赏对象得到强调和弘扬，这构成了金庸小说的文化意味，也是金庸小说的“好看”。而在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，当代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的大众文化时代，斗争被合作所消解，人们关注更多的主要不是生存与灭亡的问题，而是如何生活得更有质量，于是，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，调动了包括影像、网络、游戏、动漫等等诸多文化媒介，也调动了全球化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，构成了新一代文化，大陆新武侠无疑也就是这种新的文化时代的审美化产物之一。

小椴的作品被称为“椴江湖”，有一种独特的古典诗意美感，他近来又开始转向一种他称做“忤”的自我灵魂的反思，这标志着他的中西方文化的超越性融合的开始；江南在《春风柳上原》中的创作路子应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，但他很快就转向了另一种与奇幻结合的路子，成为更大范围内的“九州幻想”；沧月、沈璠璠则很早就显示了她们的奇幻色彩，这应该说是后来她们合作打造“云荒”的良

好基础，丽端、时未寒、慕容无言在本书中的作品都还致力于对历史背景的把握，而也已经开始显示虚构的历史与文献的历史二者的结合；步非烟在《蜀道闻铃》里的文化意象是唐人传奇，但她在后来的华音阁系列小说里更倾向于印度教了；等等。所有这些，显示了大陆新武侠较之港台新武侠，已经有了更多的文化丰富性。

二

本书所选的12篇作品，在时间上跨越了整个21世纪大陆新武侠兴起和发展的五年历程。有些是最近一年的作品，比如《风火流星锤》、《妖杀》、《唐门后传》、《随侯珠》等；有些是作家的早期作品，如《春风柳上原》、《碧落篇》、《钗头凤》、《蜀道闻铃》、《逝水残歌》等。这样，这个选集对于大陆新武侠的呈现，就既有近五年来的历时呈现，也有空间上包括地域和作家的代表性的呈现。

因为篇幅的限制，本书所选的都是中短篇。而大陆新武侠的历史发展，在较早时期，也主要是从中短篇开始的。比如在2001年，优秀的长篇就很少，代表作主要是小椋的《杯雪》。到2003年和2004年之间，出现了时未寒的《偷天换日》和张闻笙的《风雪载英雄》；同时，一批兼具奇幻和武侠双重色彩的系列长篇也开始出现，比如沧月和沈璠璠的“云荒”、方白羽的“游戏时代”、江南等人的“九州”、燕垒生的“天行健”等等。2005年，长篇俨然成为大陆新武侠的主力，并且，因为图书策划机构和出版社的大规模介入，推出了一批颇有“巨著”雏形的作品，如北京弘文馆策划出版的凤歌《昆仑》长达百余万字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我曾把它看做是大陆新武侠飞跃性的标志性作品。在2005年，韩寒《长安乱》、萧鼎《诛仙》以及沧月、步非烟等的系列长篇小说，也都由不同的出版社推出……这份名单，可以列到很长很长。与此同时，长篇武侠小说的兴起，也并未妨碍中短篇武侠小说的继续发展，在有代表性的武侠刊物和武侠网络中，中短篇仍然具有很大的空间。如果说港台武侠小说专以长篇为主的格局，是因为港台武侠出版和发表制度的限制，可以视其为一种不太正常的状况，那么，前几年大陆新武侠以中短篇为主的格局，则是一种萌芽期的表现，仍然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状况。只有到了今天，短、中、长篇的共同繁荣，才是武侠小说各个方面机制均衡地走向成熟的表现。然而，由于本书篇幅的限制，对于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作品，本书也只好割爱了。

任何一部小说，都会有故事和语言两个最为主要的层面，当然也还可以列出意境、哲理、文化等等稍为次要一些的层面。讲究故事情节的观赏性或者讲求语言表达的实验性，会成为判断作品是否具有先锋意味的重要标准。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发展中曾经出现了一个“语言学转向”，语言表达本身也被作为内容，因为

语言就是人间世界最直接的呈现结构。本书在选择作品的时候，语言表达的创新性是一个重要的标准，大部分作品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特色，有自己独立的审美风格，有些作品甚至还可称得上有一些“唯美”的味道。因此，本书不仅是一部武侠小说选，也是从文学性的标准出发的。

当大陆新武侠发展到一个可以号称“鼎盛”的阶段以后，有许多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反思。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，就会发现，在这个盛局之下，其实也潜藏着危机。比如木侠客就曾评凤歌的《昆仑》“冗长的结构、呆板的人物、对经典武侠作品的摹习，令人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提心吊胆”；在清韵论坛的“纸醉金迷”上，也有人提出批评，说沧月的感觉“这种东西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上走就费劲了，所以沧月的读者群虽然庞大，但是结构比较单一”，说小椋的技巧“过于沉迷于文字的技巧，格局有待于进一步扩大”等等。甚至也有人声称“也许真到了终结武侠小说的时候了”。

2005年岁尾，在接受《郑州晚报》记者左赞的访谈时，在谈到这一代武侠的不足时，我曾总结为三点：一是受网络游戏影响的“设定性”，二是一些作者成名太早而沉溺于自我的良好感觉，三是商业层面操作而导致的浮躁情绪，这三个因素的直接影响就是老套、自恋和漂浮；在谈到限制他们的作品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因素时，我也谈到了三点：一是人生经历，二是哲学思考，三是敬业精神，我认为，这三点目前虽然还是不足，但又都是可以在将来一步步走向成熟的。对于发展中的大陆新武侠，我以为，公正客观的态度，是一方面指出其不足，另一方面要以更多的热情对其中的优长进行肯定，在鼓励和支持中，使大陆新武侠得到更好的发展，也是为我们的文化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。

韩云波
2006年3月



目 录

Contents



115
……
时未寒·钗头凤



93
……
沧月·指间砂·碧落篇



77
……
李亮·妖杀



51
……
红猪侠·风火流星锤



23
……
江南·春风柳上原



1
……
小楸·刺



C o n t e n t s



279
……慕容无言·唐门后传



249
……萧拂·随侯珠



229
……香蝶·凉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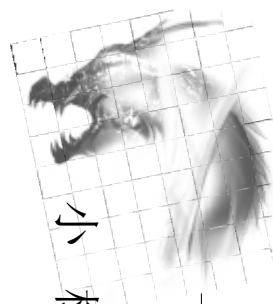
197
……沈璎璎·金缕曲



165
……丽端·逝水残歌



145
……步非烟·蜀道闻铃



武侠新力量排行榜

刺

江湖档案

笔名 小楸，或小楸子

何方人氏 随州

所属门派 新传统派

出没地点 清韵专栏 (<http://www.qingyun.com/cgi-bin/personal/pview.cgi?pf=xiaduan>)，偶尔会『偶然兴罢，江湖绝踪』

代表作品 《长安古意》系列、《乱世英雄传》、《洛阳女儿行》、《青丝井的传说》、《隙中驹》、《刺》

作者自述 搞过许多飞机，现在潜心创作。时陷孤独，常惭父母，所以写作是为了这个名字。

读者评论 实在佩服小楸的古典文学修养，一句句古诗的化用，似信手拈来，却又那么水到渠成，无半点雕琢的痕迹。小楸是大陆武侠公认的武侠天才，很多人是因为小楸才认识并喜欢上大陆新一代武侠的。

主编点评 小说当然要好好看，好看的途径很多，故事、节奏、情感、语言、意境，都可以构成好看。《刺》的好看在于巧妙地运用故事制造悬念，又以节奏加强悬念，以情感舒缓悬念，以意境渲染悬念，悬念在这里犹如百炼钢化绕指柔，曲径通幽，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，其玲珑剔透，恰如最秀美的江南园林，也如最浩瀚的江汉大泽，读后满口余香，三日不绝。不仅在这里，小楸在他的长篇如《杯雪》、《洛阳女儿行》里，还更进一步将人物性情、世事机变，也同样做得如此往复回环；在他试图做出新的尝试的《魔》里，哲理、智慧、解悟，也是如此。我以为，小楸是一个非常讲究精致的敬业的作家，他的作品总是可以让人回味无穷，阅读本身也就是一个智慧体验的历程。

第一章 进 府

绛 唇

那一个计划的名字叫做刺。

每一个都是“刺”——刺客的手臂上就刻着这个字，那不像刺青，而是用恨蚀出来的一个字。朱公府中的若妍每听说一次，心头就似长出了一棵刺。

——七个了，已经七个了，每一个都是那么惨烈，惨烈得让她无法充耳不闻、置之不理。否则，她该是个很快乐的女人。

朱公府中粉黛三千，公侯最喜欢的是谁？答案：若妍。

南昌城富庶风流，而城中每逢赛舟夺锦，在最热闹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谁？答案：还是若妍。

如果她还只年方二八的话，她会为这一切很快乐与满足吧？但今年，她25了，25的女人是一个成熟的女人。她盯着西天外的一抹彤云，她这个年龄，已经能觉出身边这一场泼天富贵中蕴涵的不安了。

那不安甚至要爬上了她的眼角——她的左眼角，就在那里，岁月刚刚生起了一丝细纹。

从有它的那一天起，若妍的眼中就多了一分成熟女人的魅力。她原来一直不知道这种魅力从何获得，可拥有了以后她才知道：她不要，真的不要。

她本姓苏，公侯给她起了个小字，叫“绛唇”。

苏——绛——唇，一个美得浓郁的名字，一个美得浓郁的女人。

第八根刺

第八根刺刺来时，苏绛唇避无可避。

她亲眼看着那支剑像毒刺一样地刺来，盯住的是她的咽喉。身边的打斗乒乒乓乓，但那似乎只是为这一剑做背景。这一剑是所有纷扰中最刻毒的诅咒，没有人护得了她，因为那一剑——来自幽冥、来自仇恨。

那一剑是从地底发出的，它发出前，苏绛唇正在城郊的“葛老茶房”歇脚。她端着一碗碧螺春，最被朱公侯赞赏的绛唇这时正撮成一个圆圈，在轻轻吹气，吹得盖碗里的茶团团地转着。

茶色碧青，青成一个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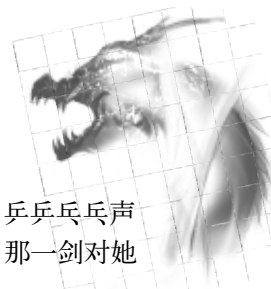
她身外，两个轿夫歇在门口，六个侍从坐在右首桌上，两个快刀护卫正站在她左侧，一个侍女则在理她在感业寺烧香收到的符。

——她到底许了什么样的心愿，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知道。

别的客人见朱公府中的苏绛唇在这儿歇脚，也就没有人敢进来，两三个闲汉远远地在看，滚水灶前笑眯眯地站着店主葛老儿，他17岁的孙子小再正在旁边劈柴。门口有一棵新栽的白杨，白杨好小，根下全是新土。

这是个清晨——苏绛唇昨夜宿在感业寺，那寺是朱公府的家庙——一切似乎都是清新的，有生机的，包括那棵白杨。





剑就是从那棵白杨根下发出，新土一翻，先露出的就是剑尖。然后，乒乒乓乓声起，苏绛唇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时遭到密如阵雨的暗器侵袭，然后，那一剑对她而来，桌翻、椅翻、刀剑交火，那一剑不停，直向苏绛唇刺来。

那一刻，苏绛唇觉得身边的一切仿佛静止了——这是第八根刺！它出现时，她身边的泼天富贵一样一样在瓦解，她听到耳珠、环佩在这一剑袭来带动的剑风里摇荡的声音，一切似乎变得很慢很慢。那伏在地底的危机终于显露出来。苏绛唇苦笑了一下，这是一场宿命——宿命中，她是为这场富贵陪葬的女人。

葛老儿

如果不是葛老儿，苏绛唇美丽优柔的脖颈上肯定会穿出一个洞。

如同被辣手折断的花茎——有谁悲怜过那朵花溅出的生命的汁血吗？

苏绛唇心里苦苦地想着：我不要！为什么要让我为这场富贵陪葬呢？这场富贵不是我选择的，不是。我只不过长得漂亮，只不过偶然被朱公侯看到，只不过他喜欢上了我，难道这都是我的错？

她的心中苦涩一笑：在这一场生中，我注定只能是个柔弱、美丽而被动的的女人，我无权选择，总是生活在选择我，我唯一能选择的就是一——对选择我的一切不动心，对那无意选中了我的富贵，对因好色选择了我的朱公侯，对造化弄人才让其选中了我的泼天权势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有：不——动——心。

——他们都说我是个有内蕴的女人，但谁真能读懂，我那虽出尘泥，偶陷富贵，但还尽量一尘不染的心？

素心。

然后她眼里爆开了一朵沸腾的花，水花，冒着白烟的沸水，猛地泼了开来。腾腾热气中，那根“刺”被阻了一阻。

是葛老儿在关键时刻泼出了一大锅沸水。

只需要这一霎，苏绛唇的护卫就发动了。别的攻击已经停止，那些助攻忽然隐去，只剩下场中这一根“刺”。他们这是个整体的计划，但他们什么都算计到了，就是没算计到葛老儿手里的那锅沸水。所以，别人已撤，但，那根“刺”被留了下来，在他本该已得手处留了下来。

朱公府的快刀护卫都是千里挑一的好手，那根“刺”知道自己已无机会，他惨笑了下，回剑，一剑就向——

葛老儿刺去。

没有脸的人

葛老儿死了，他死得很安详。

他是个好人，这么安详可能是因为他在死前救了一个人？一个美丽的的女人。

那名刺客在杀了他后，与六名侍卫战在一起，他临死反扑，极为骁勇，连斩了三名朱公府的侍卫，最后是苏绛唇身边的一名快刀手瞧准时机出手。

一刀，只一刀，那名刺客肩背皆裂——这样的伤，必死。

临死前，那名刺客冲苏绛唇怪异地一笑，然后他的脸就望向灶边那个吓傻了的正在劈柴的葛老儿的孙子。



然后，他用尽最后一掌之力，劈翻了灶上的另一个水桶——沸水桶，一桶沸水全浇在他脸上，白烟冒起，一时间都看不见了他的人。

烟散去，一名侍卫上前揭开他蒙面的黑布，他的脸已烫肿烫烂，布几乎揭不下来。揭下来也已看不到什么面目。

侍卫捋起他的衣袖，筋结毕露的手臂上，刺了一个“刺”字！

还是“刺”，第八根刺，又是一个没有脸的人。

第八根“刺”依旧是个没有脸的人。

公侯之怒

朱公侯大怒。

朱公侯一怒，是诸侯之怒。

诸侯之怒，伏尸九姓，流血百步。

这已经是第八根刺，其中三根，刺向朱公侯，朱公侯防备一向周全，但这三根刺，已折了他五名护卫，而且都是好手，其余五根，便是刺向他的爱姬、名马、古玩、外宠。

其中，古玩阁已被付之一炬，阁中都是朱公侯最喜爱的珍宝；名马“的卢”被杀，那是一天清早，朱公侯在马厩里亲自看到了那匹爱马的头。

杀马的是一个冒名的车夫，朱公侯左护卫当场就抓住了他，可他却往自己脸上打了一把毒砂。

那毒可真厉害，他的脸被打成了一个筛子。

所以这一根刺，没有容貌。

焚古玩阁之人，临死前也是用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脸。

所以这一根刺，也没有容貌。

杀“杨柳楼”朱公侯外宠的人，在重围之下，自用镬水毁容。

最惨的是那三个刺朱公侯的刺客，他们都是高手，他们也都没有得手，但他们用他们的血让朱公侯很吃了一惊。朱公侯本想要活的，但他们临终前都用匕首活割烂了自己的脸，其中一个，更是一剑将自己面目削了下来。

这情景，让为朱公侯掌刑，一向以心狠著称的躲在暗影里的吴遇青都吓得双腿发抖。

这是什么样的刺杀？什么样的仇恨？他们要杀的是朱公侯，杀不了他，也要毁了他心爱的一切。

朱公侯如何不怒？

怎能不怒？

——当然大怒！

这些久已镇在他泼天富贵、翻江权势下的地下恶鬼们想造反了！他们！

朱公侯一怒之下，首先提升了公侯府的护卫总管，他在这一连串的护卫中有功；又贬了刑房主管，因为怯懦；最后整饬消息头目，还杀了护驾不力的右卫王颜。

朱公府中登时一震。

公侯已怒！

他还做了一件小事，就是葛老儿护卫苏绛唇有功，不幸身死，只留下一个小孙儿，



应苏绛唇之请，把那葛老头儿的小孙儿小再招进了公侯府，就在苏绛唇的院中当差。

想起苏绛唇，朱公侯心里才略微平了一平，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女人，哪怕他贵为公侯，但想再找到这么个人，也不容易。

这就是诸侯之怒。

他让全南昌城都知道，朱公侯已经动怒！

第二章 垂 青

两个名字的女人

公侯动怒，

绛唇寂寞。

铁骑横出，

朱门紧闭。

朱公侯知道苏绛唇的寂寞吗？

不知。

那么有谁知道？有谁知道？有谁在乎这如水的月色中我如水一样的心事？

……

苏绛唇在月下沉思。

苏绛唇是一个有着两个名字的女人。一个是“绛唇”——“绛唇、绛唇”，朱公侯的声音在华堂盛筵上、帘幕低垂时、歌舞方浓处、桃红柳绿中一声声地叫着，他宠她。这“绛唇”两字伴随着旁人的艳羡、娥眉的嫉忌、南昌城中人的仰望，在朱公府内时时在飞。那时，杯中的酒荡了，和苏绛唇的泪泛成同一种潋滟。

只是没有人会注意，那潋滟后的醉。

就像没有人会注意那绛唇后面的沉静，与其实疲倦的妩媚。

只是另一个名字久已无人叫了——苏绛唇叹了口气。

“绛唇、绛唇”。

朱公侯的声音在鱼水欢浓、衾枕堆叠中响起。

苏绛唇一般只是静静地听——他不知道，永远不会知道，那时，她心里冷静地当他叫的是另外一个女人。

一个13岁进府，被他派教师调教得歌舞双绝，然后偶然遇到他，就被他留了一宿，然后再遇时惊艳，赐名“绛唇”，以后拨了一个院落给她住的女人。

梦后楼台高锁，

欢醒帘幕低迷。

朱公侯在极欢娱中睡了，发着轻鼾，那时，苏绛唇总睁着眼，睁着眼，一直睁着眼。他们上床常在午后，她常睁着眼直到落日。

——那个叫“绛唇”的女人是她吗？她问自己，她听到心底深处有一个久被拘禁、未曾释放的自己在哭泣，那个13岁的从没有机会长大的自己在哭泣。

于是，在这寂寂的夜，在柳边花外，她单衣薄衫，在凉风初起时，会去努力想听到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把她另一个名字提起。

“若妍，若妍……”

风杂着，她听不到呼喊：“若妍、若妍……”

苏绛唇的两滴泪滴下来。

滴在风声水里。

小 再

小再的人就像他的名字，毫不出色。

但那可能是你没仔细看，你若仔细看去，他这么一个17岁的男孩，那么稚气的鼻、孤俏的唇、清凉的双眼、斜剔的眉……

你就会看到一种秀。

那是——骨秀。

骨中的秀。

但再往深处看呢？

小再分在苏绛唇的院中栽花，还有就是洒扫。从他来后，花没更艳，但叶生长得更恣肆了；鸟鸣并不更多，但飞舞活泼了。风在他的指间流过，他很少说话。但风怕他寂寞，有意和他嬉戏着，撩动他的衣衫，吹乱他的头发，他的眉在风中，一抹如山色。

这是一个孤独的小孩儿。没多久，上上下下的人就变得对他印象很好，因为他是一个沉默的、没有侵犯性的人。

朱公府中这样的人不多。

所以，小再成了一抹看不见的空气。每个人都知道他在，但每个人都不知他在哪里。每个人都不觉得他讨厌，甚至还都有点喜欢他。

小再住在苏绛唇的院落。

那个院子叫——梨花院。

惜，像一条虫一样爬进一个女人心底

苏绛唇把小再视为一个小弟弟。毕竟，他的爷爷是为她而死的。

她的心底是孤独的，也很情愿有这样一个小弟弟。

否则，那晚的花房她就不会进去。

她走进花房时，花房内满是被竹帘筛得匀整如银的月光，又被花叶弄成斑斓。

小再正很甜也很乖地睡着。被子很乖整地盖着他，真像一个乖乖的小弟。这时，苏绛唇看到露在被子外面的他的一只脚。

月光下的脚。

苏绛唇想给他盖上，脚凉了好容易伤风的，然而她却愣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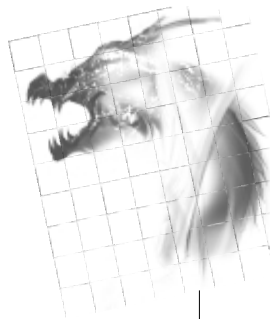
那只脚好瘦的、清拔地、稚弱地伸在那里，一只拇指微微翘起，上面是那么瘦硬的腕，它白暂地露在被子外面，像在诉说着什么，牵动着苏锋唇心底最深处。

苏绛唇猛觉心中一痛。

——惜，像一条虫一样爬进一个女人的心底，找最柔弱处咬了一口。

没有人能够躲开，何况是女人。

可那痛，有一点幸福的含义。



第三章 死 士

尸 刺

那个刺客是被抬进朱公府的。

一清早，朱公府的家人打开外宅的大门，就见他和透青的天色一起站在了朱公府的大门前。

他的脸是透青的。

他说：“我来下书。”

朱公府的家人慌忙禀报。然后，留在门口的家人就见他已掏出了一粒药，青色的药，然后，他一口吞了下去。

然后，他就僵直不动。

朱公府的侍卫出来招他进去时，他依旧不言不动。

直到侍卫很小心地碰了碰他，才发现他肌肉已僵。那是什么样的毒药？竟有这么烈的毒性！片刻之间，能让人的肌肉僵硬，而人——

是站着死的。

站立的姿势可能是因为不甘与恨。

于是他被横着抬进了朱公府“千户门”内“百丈厅”。

“百丈厅”中，朱公侯的脸也铁青。

这是第九根“刺”。第九根“刺”下的战书只有莫名其妙的几句话：

东山猛虎食人，

西山猛虎不食人。

南山猛虎不食人，

北山猛虎食人。

无抬头、无落款，朱公侯不懂，站在他身边的尉迟罢也不懂，没有人懂。而刺客的脸已透青，这是第一个有脸的人。

但是青面。

青得犹如没有面。

朱公侯一怒，拔出佩剑，一剑就向那具尸体扎去。

公侯府总管尉迟罢忽叫了一声：“小心！”

但已来不及，那一剑刺中，从刺客身上就溅出了一泼青血。

朱公侯一愣，下意识一避，衣袖挡脸。尉迟罢已叫道：“他服的是‘回天九五还阳散’！”

他话声未落，就见那第九根刺已一偏头，一口咬在朱公侯腿上，齿深及肉。

朱公侯痛叫一声，疾退。他一退之疾，竟然拨下了两颗那刺客咬入他腿肉的牙。

那刺客却似已不知道痛，一跃而起，拔出还插在自己身上的“公侯剑”，一剑就向朱公侯刺去。

他的眼是直的、手是直的、腿也是直的，没有人能形容那一剑之疾，但朱公侯接得下。可他也已不敢接。他杀人万千，屠族九姓，却没见过这从地狱复活的尸“刺”。



他躲。那剑已刺入他身后一名侍卫的心脏。那名侍卫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，脸就青了。

中毒，毒比死亡来得还快！

刺客的脸却已泛白。

尉迟罢这时出手，一掌劈向他天灵。第九根“刺”天灵骨尽裂，神仙难救。但朱公侯这时觉得，一股麻痒正从他的腿上升起，他觉得自己的脸好像也在变绿。

尉迟罢割开他裤管，就张口吸去。他感到朱公侯身子轻轻在颤，他怕的不是毒。而是怨。

那拼以尸刺只为咬他一口的怨！

唐门与忍术

“这‘回天九五还阳散’是唐门的。

“这种毒药在世上很罕见，唐门中人也罕用，因为，他除了让服者立死之外，别无大用。而唐门让一个人死的方法太多了，他们最想的是让一个人怎么半生不死。

“但这种药一旦和扶桑忍术结合，掺以大悲禅定，就会产生一种奇异的作用。

“以扶桑忍术之龟息，封住服药者口、鼻、身、眼、意，再服以‘回天九五散’和大小‘还阳丸’，服者立死。但他人虽死，却犹有一念不死——那个服药前他最念最切最恨的一念。

“所以，服了‘回天九五还阳散’的尸体是绝对不能动的，这药见血性而发，催动死者生前的最后一念。

“你一剑刺下，这药性就已发作，发作后，那死者就有一霎之生机，也就有了一刺之机，只一刺。

“但这刺是有毒的。这药太过霸道，用此药者，需三个月内不语不言、无情无欲，修以大定禅力，几乎没有人肯下这么大力气去谋刺一个人。”

——尉迟罢说到这里，心中眼中也觉空茫起来，他随朱公侯起自草野，心里最知道，这堂皇气派的“朱公府”其实是建立在一堆白骨上。富贵豪雄之下，是一片白骨支离。

但19年了，自从19年前，朱公侯谋杀最后一个对手刘继之后，这富贵越来越盛。

富可压人，贵可镇邪，他们早以为这堂堂大宅早已把所有冤魂邪鬼永生压住，所有的旧冤都已沉埋，所有的白骨都已枯朽。

但，是哪根白骨19载犹未烂，从地府下冒出头来？

“山中死土，死土三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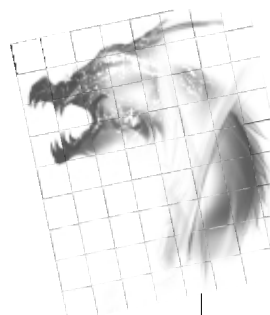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句绕口令样的话在第九根“刺”后终于为消息头目令狐于探得。

——什么是山中死土？

——什么又是死土三十？

白骨的生处，幽幽暗暗。在朱公侯府外30里不是有一片荒山？那座山上现在正长出一片荆棘、一片野刺。

据说那就是死土三十的据点。



药 方

朱公侯不怕毒，因为，他的左手、总管尉迟罢就是用毒的专家。

他也不怕暗算，因为，他的右手、消息头目令狐于就是暗杀高手。

他这一次毒中得不轻。尉迟罢给他中的这“一口怨毒”开出的药方是：空心草一棵、五味子十钱、甘草九叶、巴戟天一味，空腹十天，无欲而服。服时腹痛如绞，每十天一副，九副药乃罢。

其间：忌光、忌荤、忌七情、忌房事。

三月乃足。

朱公侯忍得，他冷冷地想：大定禅力、忍术、唐门之毒……只这三样，这三十死士，就已不可小视。

不过，嘿嘿，以为凭这些就摆平我，那可是做梦！

可怕的却是消息头目令狐于下面的另一番话。他看了死者下的书，说：“他这信不是下给公侯的。”

朱公侯一愣。

令狐于冷笑道：“他这是为了传话给一个内线。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联系到那个内线——因为任何联系方式都有漏洞，会给那个内线带来危险，而那个内线对于他们十分重要。

“所以，他选用这种壮烈的方式传信。这样的消息，只要在公侯府中的人，就不可能听不到，那个内线也就不可能听不到。

“他就会按着他们原定的计划行事。问题是——我们几乎永远无法确定那个内线是谁。”

朱公侯阴着脸听着他的话。令狐于献上的一只白鸽，鸽足上有一只空管，空管中足以装一个小纸条，看来令狐于逮到它时它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令狐于也没截获到情报，只截获到这个可能的渠道。

令狐于说：“鸽子就是府中的。”

朱公侯缓缓地接过那只鸽子，他在沉思，十指不由地用力，他只用了很小的力，就已把那只鸽子活活捏死。

然后他缓缓道：“府内府外、前宅后宅，加上内外共三十四院，连同文武九堂，所有翎毛之类，从今日起，都给我——

“斩！”

花 锄

朱公府内再也没有鸟叫。

梨花院落一片空寂。

更寂静处是苏绛唇的一颗心。将近秋天，小再进府刚半年，廊前的鹦鹉刚刚被他调教得会叫“苏——姑——娘”三个字。一对白鹤乍乍习舞，院外的野鸭已习惯了小再的投食。

但只一个时辰，朱公侯一声令下，什么都没了。

她想起那天，她有事去前堂，恰巧看到朱公侯捏死的那只鸽子和那只鸽子眼中最后的光。

那一点衰弱的、无望的、扑朔的光。